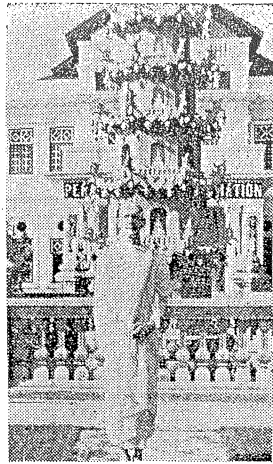


從歡迎美國蘇曼迦羅法師說起

潭 影



(前院學佛城楨在師法曼蘇)

那是一個黃昏的夕暮，紅色的太陽，辛苦了整天之後，笑嘻嘻向我們這裏告別了，彎彎的月亮，它好像是一位換班者，默默地從東方升起，象微着一日時光已消逝，無情的夜神，快要籠罩整個大地了，你看！門前熱鬧的草坪上，遊人漸漸稀少，四週留下來的，只有一片沉靜，是的，我們這兒的許多同道們，也躲在屋子裏各行其道，有的念佛拜佛，也有的在看書或寫字，哦！這種恬淡與世無爭的生活，唯我空門衲子，才能體會到個中樂境哩！

這時候，山門外突然傳來幾聲吶吶，哎！的「的士」叫聲，一會兒，又聽到英雄殿裡一陣吵雜聲，但聽不門內說些什麼？接着工人來報告說：是美國蘇曼迦羅法師來了，不錯，這消息我們早幾天就有所聞，知道美國法師來這裡佛學院，是受聘演講佛理三天，當時筆者跟隨本院主講慧僧法師下樓，去迎接這位遠地嘉賓，以盡地主之誼，正表現我佛教徒天下一家，不分種族國籍，都是親密的。

當我們踏下樓門，大殿裡早擠着一簇人，遠遠瞧見眾人當中，有一位肩披深黃色袈裟的和尙，禮佛後，姍姍向我們這邊走來，那瘦長的身材

，綠色的眼睛，一望即知是久慕盛名的美國高僧——蘇曼迦羅法師了，真所謂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過聞名」，他那精神矍鑠，氣概軒昂的態度，臉上掛着一絲微笑，更顯得和藹可親。慧僧法師趨前迎接，雙方行了一個合十禮，筆者在這興奮之際，不管三九二十七，湊熱鬧似的一擁而上，本擬跟這位外國貴賓行個洋禮——握手為禮，出乎意想之外，蘇曼法師却先舉手合掌，而且嘴裡洋話連篇，據情推想，料必是幾句見面客套話，只恨自己不諳英語，不然，一定要和他談個痛快，在這雙方不通語言的情況下，我們除了表示竭誠歡迎外，不知將何以對，場面似乎很尷尬，引得旁邊的居士都笑起來了。

原來，蘇曼迦羅法師今天是由泰國乘火車抵檳城，這班居士是早在車站候接，再送法師下榻於此，其中計有檳城市議員林耀椿，前英文中學校長林忠德，檳院社長楊章安等，這幾位居士，不但是檳城佛教中堅人物，同時在社會上也很有地位，有聲望，因為受過高深教育，所以他們每個人都能操得一口流利英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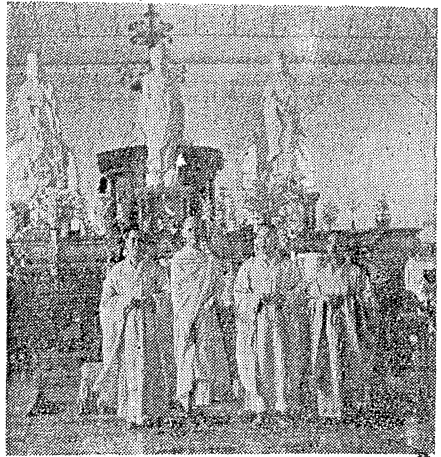
據楊居士對我們說：「蘇曼迦羅法師，是美國阿拉巴瑪州人氏，他雖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，可是從十三歲智識漸開，便瀏覽各種宗教書籍，其中對佛教理論，開始發生興趣，他不顧家裡人反對，立志要做個佛教信徒，當他二十六歲那年，爲了要進一步尋求佛理，竟離別自己故鄉，遠渡重洋，到日本中國兩地參研大乘佛學，且不久在日本東京正式出家，之後，才轉道中國，東北、浙江、江蘇等省，都有過他的足跡，也曾訪問過太虛大師，對我國佛教情形及僧伽生活，頗有印象」。的確，蘇曼法師現今仍手持珠子，懂得念阿彌陀佛哩！而且送給我們每個人一掛念佛珠

子，這可見他對大乘佛教印象猶新。
楊居士繼說：「法師說近來西歐各國，人們底心理多傾向佛教學說，因為唯有佛教理論才足以打破宇宙人生問題，不過佛教人材，能在那邊弘法者太少了，所翻譯過去的佛書，其中也多數是南傳小乘學，然仍是供不應求，像這種趨勢，佛教確有美麗的遠景，前途是光明的，不久的將來，必會在西方各國開出燦爛的花朵，結成瑰麗的果實！」

所以，蘇曼法師常對人說，他畢生雖致力發揚佛教真義，弘化歐、美各洲，而人生壽命有限，年華易逝，歲月不居，由少而壯，由壯而老，轉眼便成老邁龍鐘的枯木了，然而，色身本是不堅之物，幻化無常，不足爲它傷感，也無需傷感，我只寄望予青年的一代道友們，無論是僧是俗，是男是女，都應負起弘法佈教的責任，使佛陀的聖教，遍及每個角落，每個人們，都能飲到佛的甘露法水。」楊居士又說：「法師自前年離開紐約，這是第二次來亞洲，他在寮國重受小乘比丘戒法，改穿今日所披黃袈裟（過去穿日本袈裟），在我們佛學院講演三天佛法後，再轉程赴吉隆坡、星加坡及前往歐洲各地講學，爲期多則三個月，少則兩個月即返泰國，歸途必再到這裡逗留幾天」。

聽過了楊居士這段話，慧僧主講曾提議介紹蘇曼法師去臺灣講學一時期，好給那些搖尾向主子乞憐而不追親祭祖的黃炎子孫當頭一棒！但得到的答覆是時間關係，暫不能分身。

當蘇曼迦羅法師在佛學院三天演講期中，轟動了整個檳榔島，也忙煞了各報的新聞記者，中西報紙：都大字標題，搶先登此一佛教消息：尤其是佛教徒，更是精神飽滿，情緒緊張，充滿了一片歡樂愉快氣氛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車水馬龍，絡繹不絕，都爭先恐後擠進講經堂內，等待着法音灌耳，本來，這是一間能容六七百人的講堂，其建築不算小，但因爲人多的緣故，後來



(前像聖三方西於攝師法曼蘇與們我)

的人坐位向隅，只好站在門外，不忍離去，做個臨時簷下客，這時講鐘鐘點尚沒有到，而講堂內外人頭攢動，早擠得水洩不通了，人數之多，法會之勝，創橫城未有之記錄。

法師語句端重，演詞精闢，很能抓住聽眾心弦，因此，法會雖是人多口多，可是講經堂內，除了聽到講者和譯語的聲音外，簡直鴉雀無聲，秩序井然，毫無紊亂現象，這也是講經法會裡所罕見。這裡有一件頗吸引聽眾的事，可作其他弘法者的借鏡，值得提出來說說：每當法師演講完畢，即宣告聽眾，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，或對佛理久積心胸任何疑點，均可向法師當堂提詢，此門一開，聽眾站起來發言的（問者全用英語，亦譯成閩語），有如風吹浪滾，此起彼起，一連串的疑問聲，相續不絕，千百雙眼睛，直射在這位講演法師身上，看他怎樣應付這一緊張局面？好多人也暗暗替他耽心呢？喂！真是「來者不善（不善是說有學識之義），善者不來」，好一位學識廣博，智慧超群的學者，他以鎮靜的頭腦幽默的口吻，為每一個問難者詳細解答，說得事理透徹，娓娓動聽，而且風趣橫生，笑聲四起，構

成了一幅「皆大歡喜」的畫景，多美妙多生動啊！不但使問者成表問題答得滿意，即全堂聽眾，也無不拍手稱快，叫絕不止！比之諸葛孔明過江東舌戰孫權手下群臣還要冠冕堂皇呢！

還有：這時聽眾中有一個印度青年，從人叢內擠了出來，也許是對法師的勝利不服氣吧？他以流利的英語，提出佛教「涅槃」是生可得？抑是死可得呢？滿以為這一難題，能將法師駁倒，然，鷄卵怎能碰巨石？這淺顯的道理，經法師幾句簡短辭令，說得印度青年垂頭喪氣，做聲不得，在闌堂大笑聲中，溜之大吉。

上述這些話，全是由當日在座一位本地曇昕法師以普通話傳譯的，他那沒有法師架子的作風，肯啓迪後進們的好心，所以應該附帶在這裡謝謝他，同時也表白筆者言之有據，不是杜撰的呀！

好了，上面寫了一大堆，不過是佛教新聞報導而已，如果再這樣記流水賬似的寫下去，不但使讀者看得索然無味，或許還要誤會我是個新聞記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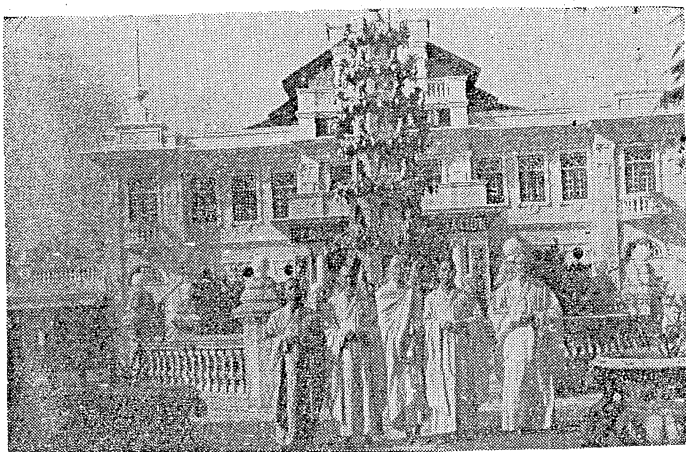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由於美國法師的蒞橫，筆者自覺很榮幸，有機會親近這位外國大德幾天，從所見所聞的事境中，及多方觀察所得，私心裡引起了幾點感想，讓我在這裡把它寫了出來，以供弘揚大乘教義的大德們一種參攷，並作本文結束。

一、具有攢研追求哲理的頭腦，

較易領解佛陀之學說。

如所周知，十幾世紀以來，西洋各國科學與哲學之發達，真是一日千里，是多麼的迅速？試看今之歐美各國，其發展程度，遠非亞洲各國所能比擬，這是事實，無庸否認，然我們考其科哲學發達的原因，那就是西洋人凡一事一物，肯下苦心去攢研，去追究，去探討，尤其是真理的疑竇，更能精心竭力去找尋答案，——記得我童年在學校讀書時，課本裡有愛迪生孵雞蛋的故事，

以及牛頓見樹上掉落一個蘋果也生出懷疑，當時在幼雅的心靈上，以為他們太無聊了，現在才明白這兩位大科學家之用心，也知道一切應有研究的價值，怪不得諺語說，「心豎能穿石」，這話不假，一點也不假，華嚴經說：「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莫不由心造，……」心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，它的權威能主宰一切，心能够注重在某一事物上用工夫，日久功深，總會有發現原理的一天，如牛頓由蘋果掉地悟解到地心吸力，這就是人家科學發達所具的本錢，再看今日的原子、核子、電子及氫氣之類，不是仗那些科學家埋頭去研究，恐怕世界永沒有這些東西出現——雖然它是世間有漏之物，



(影澤·備慧·羅迦曼蘇·真明·豐和：左至右由)

不究竟，不徹底，是緣影塵境所現的假相。

唯我大覺世尊所說之法，理論幽微，高妙，揭破宇宙迷惑，說破人生大夢，這種見人所不能見，說人所不能說的最高指示，豈是那些高唱一切創造由我，夜郎自大的宗教所能望其項背耶？所以說人生不能解答的哲理，而佛法可以解答之。就因為佛教具備了這個優越條件，最能適合西洋人的求知慾，如果他們能以研究世間學的精神去研究佛學，那末，他們自然會發現佛理的高深，微妙，徹底，究竟，也很容易接受佛陀的慈化，啊！有人說：「科學哲學越倡明，越能證明佛陀的聖教確鑿，則佛教也會發展得更迅速」，這種見解實在有其根據，最合邏輯。

二、近年來佛教在西方國家之活躍

一個宗教之發展，流傳，不要賴威迫利誘來支持它的命脈，以威迫利誘作傳教本錢，或許能收效於一時，然經不起時代的考驗，人們思想的進步，一旦拆穿西洋鏡，那就一文不值了。雖然，那些宗教是附帶做着政治工具，以它的國家為背景，至今尚能苟延殘喘，不致怎樣淘汰，但絕不能令人心誠悅服的。

佛教，清高聖潔的佛教，它，既沒有政治色彩——威迫，也缺乏銀彈攻勢——利誘，而它能夠伸展到西方領域去，是靠着本身具有高尚、超勝的佛理，因為，佛陀所說的言教，是他親知、親見、親悟證底境界，故歷萬劫而常新，絕無落在時代後頭之慮。據美國蘇曼法師說：「英、美、比利時、西德、紐西蘭等國家，近年來佛教在那邊都非常活躍，寺廟一間間地建立，佛徒也日漸漸增多，不過，他（她）們學佛因緣，全是由瀏覽佛書得到的啓示，這是因為他們國裡面少有弘揚佛法大德，當然只好向法寶追索了。」從這點觀察，我們可以斷定佛教前途是光明的，只要充實弘法人材——尤其是僧材，負起利生為事業的責任，想不久的將來，佛化世界的理想，不，轉堪忍為淨土的願望，不是不能實現的。

三、中國缺乏學貫中西僧材

筆者想到自身這樣的苦惱，雖號稱堂堂大乘比丘僧，出家八個年頭了，對佛教有什麼貢獻？再說，中國大乘佛教，理義這樣崇高，思想這樣偉大，美中不足的就是沒有弘化國外的人材，不能將真理寶藏，傳播到西洋去，聽說從日本方面傳譯了一部份大乘經典過去，但數量上又是那樣少，這在大乘佛法之發展，未嘗不是一件遺憾的事！

咱們古老的中國，一向自視甚高，只曉得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，忽略了四海之外的國家，也許不知道有歐、美、非等洲；由於這個傳統觀念，致影響歷代高僧大德弘揚佛法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只奔走在本土範圍，有，最多也是鄰近一二小國吧！這種保守性的措施，以及禪宗的興起，關不立文字之旨，閉門自修，阻斷了佛門許多學者，不能發揮他們的天才，以便把佛法向外宣揚，這即是我國佛教人材落伍的致命打擊，使人無限惋惜！哀傷！

四、南傳佛教為什麼永振不衰呢？

無可否認，泰國，緬甸，錫蘭，柬埔寨等幾個南傳佛教國家，自佛法傳入迄今，二千餘年來，其間也曾受過侵略者的統治，而佛法在國人心中，信仰絲毫不渝，究其原因，是他們教徒，都保持有高尚佛學，認清了佛法真義，是人生不可少的依歸，所以子子孫孫，代代相承為佛弟子，同時，他們更有領導有方的比丘僧，時常宣講佛法，指示修行精要。

這些佛教國家人民，除非永遠不做官，不做大事業，否則，必須經過佛教的洗禮，先受過佛學知識，明因果，不昧事理之後，才能肩起為國家為人民服務，也要這樣才能受人們的擁護與愛戴，筆者在檳城所接觸過的黃衣比丘，無論是暹羅，緬甸或錫蘭國的，說粗氣一點，他們起碼也能懂得幾國文字，如梵文、巴利文、英文乃至自己本國文，是每日必讀的課程，所以近來歐美各地弘

法僧伽，多數是南傳學者，我們想想，蘇曼迦羅法師這次會在寮國為南派僧，轉捩點不外是受了學識上的影響，這也反映了教育的重要性。

五、培植弘法僧材，是當前大乘佛教最迫切任務

我們要想挽救中國佛教的頹勢，要想發揚大乘佛學的精神，往前追，不落伍，與世界佛教爭一日短長，最需要最迫切的問題，莫如多多培植弘法僧材，先把自己實力搞好，才有餘力向外發展，向全世界發展。老實說：弘化世界的人材，不是專通宗、教法師所能承當，也不是那些會披紅緞祖衣為合條件，而是需要學貫中西文化，兼通古今智識，世學佛學皆有根底，這才具備弘化全球，發揚大乘教義的資格。

佛法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歷經漢、南北、晉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，中間也曾有過幾段黃金時代，上至帝王，下有走卒，都虔誠皈依佛門為弟子，那種蓬勃情形，比今之泰、緬等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不過那個時候交通阻隔，空無飛機，水無船艇，各國互不相知，素無往來，更談不到文化交流，因是大乘佛學只在中國界內盛行，除傳流到日本國外，勢力始終沒有伸展到西洋各國去，自十九世紀以來，交通突飛猛進，國與國之間互有往來，文與文之間互有交流，到了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的今日，科學發達更是驚人，國際情勢也來個十二度的轉變，然而中國佛教却仍是十九世紀以前的作風，踟躕不前，這怎麼行呢？

誠然，日可令冷，月可令熱，佛陀所說言教固然無有異，不會被潮流遷變，可是在推動的方針，和運用的技巧，弘法者就必須要跟時代商量了，在盡可商量的範圍中，又絕不能變佛法本質，舉例說：我們日常所讀的經文，過去是一個個字寫在葉子上，這種工作是艱苦的，人們要受持一部經，是不大容易的，可是現在已發明了電版，經書印幾千幾萬本不成問題，宣揚佛法也就便

介紹幾本有益世道人心的好書

唐湘清

幾年以來，佛教出版界印行了很多書籍，或為闡揚高深的教理，或為介紹淺近的法要，內容各有千秋，使佛教文化日益光明燦爛，誠為可喜的現象。但求其能利益廣大民衆，而發生挽救人心移風易俗的力量者，似乎還很嫌不夠。臺中瑞成書局主人許氏父子，生平以挽救世道人心為職志，故其歷年所印書籍，並不專為少數閉門打算，而能切實合於廣大民衆的需要。尤以最近印行的幾種書籍，是筆者近年來從事實際教化工作中曾經確實收到感化效果的。由於親身從事教化職務的經驗，深知這幾種書感動人心的力量很是宏大，因此特為公開介紹：

第一本要介紹的是清代徐鶴子先生編的「物猶如此」一書，這書在大陸淪陷以前，曾經印光大師創辦的弘化社流通過好幾版。書的前面並有印光大師所作重排流通序文，大師在序文中這樣說：「一念彼物類，尚有如此種種遊行，而吾人以六尺之身，與天地並立為三才，又復受聖賢之經書教誨，若不以此繼往開來，贊天地之化育，仁民愛物，慰天地之慈心，則不但有負於天地聖賢教育之深恩，且大有愧於飛走潛泳之異類也。興言及此，宜如何孝親、敬兄、忠主、盡義以敦五倫而行八德也。宜如何博愛普濟，以實行一視同仁之大道也。宜如何克己修持，以期無忝所生，不為天地鬼神所鄙棄，不為一切物類所輕藐也。」從以上印光大師序文中的幾句，可知本書發揚五倫八德的遊行，有莫大的効力。因為本書所集，都是各種動物四維八德的故事，那麼人們看到飛禽走獸尚且有種種美德善行，當可生起慚愧心而激勵向善。再因看到各種動物尚且有忠孝節義等美德，就能重視動物，慈愛動物，不忍殺害動物。所以這書的妙處，妙在不談戒殺放生，而人們讀後自能油然而興起仁慈而息滅殺機。故印光大師在序文中說：「戒殺之書甚多，其感人心而息殺機者，此書可推第一。」又說：「此書雖不言戒殺，實為戒殺之冠。」張海社先生在本書跋文中也說：「其別開生面，不言戒殺放生，而人自不能不戒殺放生者，其唯徐白舫太史之物

猶如此」。以上所述毫不過言，在古今流傳的戒殺護生書籍中，確實要算這本物猶如此是「可推第一」的好書了。其好處就在從發揚四維八德入手，使一般人易於接受，可適用於任何場合。在七八年以前，我即早存此書，喜其文情並茂，平日極為愛讀。至前年任臺中監獄教化課長，為中學程度之囚徒設立補習教育班，苦於適當教材不足，乃曾選取物猶如此的文章作為國文講義，出乎意外的極為受教囚徒的大歡迎，雖因教室狹小，編班上課的人數有限，但自從以物猶如此的文章為教材後，竟有紛紛自動請求上課者。因物猶如此中有很多篇文章，情節極為真摯感人，故在施教的時候，受教者常有感動而淚下，我施教的人，也有好幾次講到文章中極為感人之處，在教室中的講壇上痛哭流涕而不能自禁。有幾位曾犯殺人重罪的受教囚徒，曾向我承認過去性情橫暴，自從受了幾個月教化以後，脾氣改好性情橫化了。我拙於口才，不會講話，回憶過去從事監獄教化數年之中，在個別教誨方面，並無成績，惟稍可自慰者，就是在臺中監獄講授補習班的國文，還能收到一些成效。當時有一位考試及格分發臺中監獄實習的蕭昌輝君，他看到我為囚徒講授的國文講義，極為喜歡，他也認為像物猶如此這樣有益世道人心的好書，若不予翻印流通，極為可惜。可是天哪，像我這樣年既不高，德又不劬的人，那有膽量向眼高如頂的「大通家」們建議印行這樣「膚淺」的「俗」書呢？幸而同事鄭公鶴居士，去年發起成立臺中市保護動物會，我認為這是建議翻印物猶如此的最好機會，因為物猶如此可說是激發人們愛護動物最有效的佳著，乃建議保護動物會予以翻印。恰好臺中瑞成書局許氏父子，都是保護動物會的理事，乃承瑞成書局許居士慨然獨負承印之責。這本物猶如此現在能於寶島翻印流通，在我真是今年幾件快慰事中的「一樂也」了。本書編者徐鶴子先生是江西人，此次翻印復承前江西省教育廳長瑞金周邦道老居士的封面題字，這真是老表們的莫大光榮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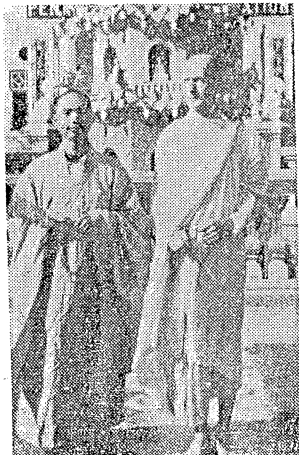
(未完待續)

利得多了，這應歸功於科學發達時代進步之賜予，假若，我們不跟時代商量，仍要用貝葉經文，不肯用紙墨的工具，那不是要給人笑死嗎？說到這種道理，有一件事實不妨寫在下面：

前幾個月了，筆者與一位老道通訊，偶爾談到釋，道兩教修持問題，當仁不讓，筆者很不客氣地指出道教修持不切實，不究竟，而且他們的命運比佛教更遭，人材寥落，不知隨時代發展：「。可是×老道給我的覆信有這樣幾句話：「欲學仙佛，必要常看古書」：「第一本尊古，未合上新時代原因，但總認為無古不成今也」，哈哈！他這話說得滑稽極了，筆者反駁說：閣下既然一切要遵古，古代人住的是山洞，與野獸為鄰，穿的是樹皮，茹毛飲血，試問你今日的生活，是不是也遵古一塵不變呢？

從上面事實類推，僧伽學洋文，充實世出世間學識，以種種方式，到各國去教化衆生，這絕不會有違背佛陀利生慈旨。

閒話少說，言歸結束，現在，我們既然知道中國佛教無能向外發展的癥結，明白了個中得失，補救的辦法先要轉移風舵，改變弘法方針，急訓練弘化中西健將，務使佛陀旗幟，飄揚到地球每個角落；大乘種子，種在世界每個人們的心田，這一偉大神聖的責任，唯有寄望諸山長老之提倡，僧青年同道之努力，以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同心竭力，向着世界佛教最高目標迎頭趕上去！



(作者文本與師法曼蘇)

佛紀二千五百年二月十九日寫於檳城懷摩樓。